

日普在电视机里

〔意〕日阿尼·罗达里 著

张 颂 译

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

1981年9月

日 菩 在 电 视 机 里

[意] 日阿尼·罗达里 著

张 颂 译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河北省大厂县印刷厂印刷

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.75 字数：28千

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300

统一书号：10243·6 定价：0.15元

目 录

- 一、呵呵，真棒！ (1)
- 二、一个吃人的病例？ (13)
- 三、捉小偷 (20)
- 四、土星上的人会讲意大利语吗？ ... (28)
- 五、一个孩子价值三个月亮 (33)
- 六、“加里巴尔迪”、“伽利略”
和“日普” (40)
- 七、猫妈妈 (46)

一 呵呵，真棒！

八岁的小让·皮埃尔·班达，外号叫日普，与父母一起住在米兰市瑟唐布里尼大街，第一百七十五幢十四号楼房。一月十七日十八时三十分，日普打开电视机，脱了鞋，蜷缩在绿色人造革的沙发上，准备欣赏电视系列影片《白羽毛历险记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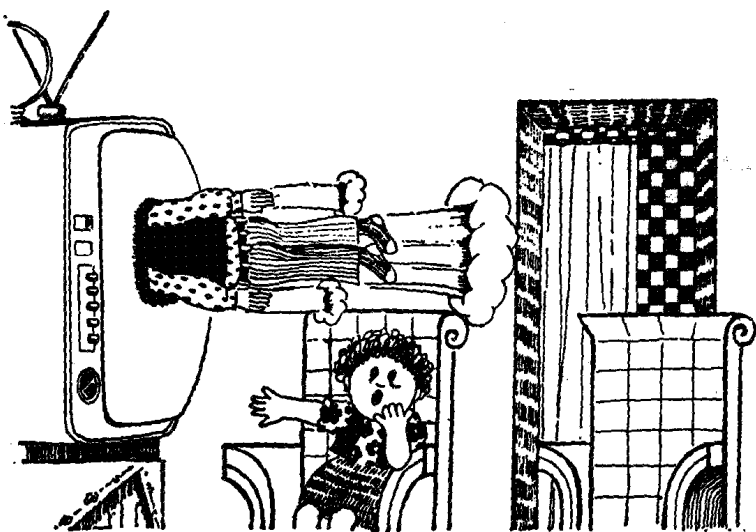
在他的右边，是五岁的弟弟菲利普·班达，外号叫弗利普。他也把脱下的鞋扔在地上，舒舒服服地蜷缩在另一张沙发上。

班达兄弟俩的差别，不只是年龄不同，而且还表现在对足球冠军赛的态度上：日普是米兰国际足球队的顽强支持者，而弗利普却坚决地拥护米兰足球协会队。当然，这对我们的故事是没有任何影响的。

这个故事是从十八时三十八分开始的。正当日普全神贯注地观看电视时，突然他感到两条腿的腿肚里，奇怪地痒痒，就好象发麻一样。

十八时三十九分，日普觉得有一种不知从哪儿来的奇妙的力量，在使劲地吸引着他。刹那间，便从沙发上飞起来，在空中晃动了一会儿，身子就像刚发射的宇宙火箭一样，头朝前，穿过房间，窜向荧光屏，

钻进了电视机。



这时，电视里印第安人的箭，从四面八方嗖嗖地射来。日普连忙躲在一块岩石的背后。从那里，他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房间、沙发和他丢在地上的鞋子；看着弗利普惊愕的样子，听见他兴灾乐祸的喊叫声：

“哟呵！真棒！你这是怎么搞的？连玻璃都没有打碎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弗利普？！”

“棒，棒极了！你闪开一点，挡住我看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，弗利普？你看，这些箭……”

“你真是个胆小鬼！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”

其实，那些印第安人都是好人，并不理睬日普，他们正在英勇还击敌人的进攻。“白羽毛”部族的人，一个个如同“星期五”一样，战胜了敌人。屏幕上又迅速地换了一个场面，日普不再躲藏在岩石的后面了，而是趴在一匹马的四条腿中间。

“真可怕！”弗利普吓得叫了起来。

可是日普并没有任何危险，因为这不是一匹野马。

“既然你在电视机里，”弗利普说，“你去问问‘白羽毛’，怎么两个星期以来，我们再没有听到‘雷云’的名字呢？”

“可是，他不懂意大利语呀。”

“那你就先说：‘呃格！’印第安人这句致敬的话吧。”

“呃格！”日普喊着。

此时，“白羽毛”正忙着解救被捆在木桩上的长辫子的妻子，没人理睬他。

“呃格！呃格！”日普又细声细气地喊了两声。

“大声点！”弗利普鼓励他说，“瞧，你害怕了，亏你还是米兰国际足球队的支持者呢。”

“你呢，米兰足球协会队的拥护者，却安安稳稳地在沙发上坐着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那好，我关掉电视，叫你见鬼去。”弗利普说着，鞋子也不穿，便跳到地板上，跑

过去，把一只手伸向电视机的开关。

“别一关！”日普竭尽全力大声地喊叫着。

“我就关！”

“妈妈，救命呀！”

“发生什么事啦？”在厨房里熨衣服的班达太太问道。

“弗利普要关电视。”

“弗利普，别惹哥哥。你上这儿来！”妈妈仍然耐心地说。

“是他钻进屏幕里了。”

“日普，别闹着玩了。”妈妈边说边熨衣服。

“别动电视机，这玩艺儿很娇气。”

“哎唷，他哪里只是动动它，”弗利普得意地说，“他的整个身子都进去了，就留下鞋子在外边。”

“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，”班达太太警告说，

“你们不要光着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”

“弗利普也没有穿鞋。”日普反驳道。

这时，班达太太决定要管管他们了，她叹了一口气，放下熨斗，走到厨房门口。

“日—普！”

“妈妈！”

“你这是怎么啦，淘气鬼？”

“我向你发誓，这不是我的过错。”日普哭着解

释说，“我刚才还老老实实在坐在那里……，你看……”他指着沙发，显出一副恳求饶恕的神态。

“你爸爸回来会怎么说呢？”班达太太叹息着说，无可奈何地倒在沙发上。

正在这时，出去买彩票的埃玛老姨妈回来了。

“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她喊叫起来，同时向她的妹妹班达太太投来责备的目光，“你让你的孩子玩这样危险的游戏？”

大家三言两语地告诉她这是怎么回事，但她不相信。



“得了，得了。你们可以对我说，这是一种‘神秘的力量’。我看这孩子是想逃避他爸爸的一顿揍。他的算术记分册上填写了一个漂亮的‘2’字，不正

是今晚，他要让家长签字吗？现在你们把这个淘气的小家伙给我抓住。不，不能这样做！我马上打电话叫电工。”

在紧急呼叫之下，电工答应在十分钟内到达。此时，电视屏幕上，那些印第安骑士不见了，随之出现了一个和蔼的女人，介绍不用油拌生菜的妙法。

“够了，真讨厌！”弗利普嘀咕着。他决定马上去画图画。于是，在桌子上摆好一张白纸，调色盘，一个小水瓶，自己的画笔和日普的画笔。

“妈妈，他用我的画笔！”日普掉进了生菜盘里，他从里面伸出头来抗议。

“弗利普，别动哥哥的东西。”

弗利普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，他已经开始用日普的一支画笔在调鲜艳的蓝色了。

日普大发雷霆，并且进行威胁。但是，这一次，他的手怎么也够不着弟弟，这种无能为力使他更加气愤。

日普叫喊着。为了不听日普的喊声，弗利普也叫喊起来。妈妈和埃玛姨妈为了让他们安静些，也在叫喊。

恰好，在这一片喧闹声中，银行会计日奥尔达诺·班达本人，也就是父亲班达先生从银行回来了。

他一看到这种情景，便说：“好热闹呀！”

“哎，别担心。”班达太太连忙说，“电工立刻

就到。”

“如果电工也叫喊起来的话，水暖工也该来了。电工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洗衣机又坏了？”

“喏，是为了日普。”

“日普，我肯定，跟上星期一样，他又把我的电动刮胡刀给弄坏了。哦，日普藏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爸爸，我在这里！”一个很小的声音叹息道。

班达会计从声音辨出方向，他转向电视机，一下子如同泥塑木雕似地愣住了。

“这下好了，”埃玛姨妈说，“只得原谅他了。下个学期呀，我们日普的记分册将是全校最好的，他的算术成绩将是全市最优秀的。”

“记分册？算术？”不知所措的班达先生含糊不清地问。

“我去找记分册，让你签字。日普乖乖地从电视机里下来吧！咱们开始吃饭。”

好心的埃玛姨妈果断地向抽屉走去。为了使这位发号施令的家长，易于容忍这本糟糕的记分册，她把它先放在抽屉里藏了一会儿。

“算了，别管这个了。”班达先生说，“这不是分数差的问题，而是一种可怕的病症。恰巧有一天，一个叫罗达里的人，在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，谈到了同样的一件事。一位律师，而且是一位有名的律师，律师大王……也得了这种病。这位律师对电视着了

迷，以至连家庭、工作和身体都不顾了。对他来说，唯一宝贵的一样东西，就是他的电视机。他日以继夜地看守着电视机，从不漏掉每一分钟的节目。在不播放节目的时候，他也开着电视机，坐在那里等上几个钟头，直到女播音员在屏幕上出现。无论是喜剧、电影、报告会、广告、穿插节目、扫盲课程、伊特鲁立亚（意大利古地区名——译者注）的陵墓，还是随便什么东西，对他来说样样都好。总之，就象日普和弗利普那样。当然，这是一种病症。”

“结果怎么样了呢？”

“律师掉进了电视机里，在里面关了三天。你们想想看，他在这种情况下，接待他的委托人，给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，因为他只穿着衬衣，挂着背带，连领带也没有打。”

“那他是怎么出来的呢？”

班达会计刚要张嘴回答，忽然灵机一动，向大门口走去，走到楼梯平台上，去敲对面普罗斯贝里律师家的门。（当然这是另一位律师，不是生病的律师。在意大利，有很多很多的律师。）

“晚安，班达先生。你需要什么东西吗？请进。”

“是这样，你能把你的电视机借给我用十几分钟吗？”

“马上？电视新闻就要开始了，看不到电视新

闻，对我来说是很烦恼的事。不如这样：要是你的电视机坏了，你就到我家来看吧。”

班达先生简要地向他说明了情况，接着说：“在这份报纸上，有个医治这种病症的方法，只要在病人掉进去的那架电视机的对面，放上另外一架电视机。病人受到新荧光屏的吸引，就会从第一个荧光屏里窜出来，钻进第二个荧光屏。只要人们抓住他在空中飞行的一瞬间，马上关闭两架电视机，问题就解决了：引力一消失，病人就落到地面上来了。当然需要铺上地毯，免得把他摔坏了。我跟你说的那个律师，就是用这种办法救出来的。但是，当他落在地上时，头上摔出了三个大鼓包儿。显然这也无关紧要了，如果不引起并发症，十多天就可以痊愈了。”

普罗斯贝里律师耐心地听完了班达先生的叙述，便亲自来看日普。日普在电视屏幕上尴尬地向他打了一个招呼，律师很表同情，愿意帮他邻居的忙，但是要等新闻结束以后。他说：“你知道，这是我最感兴趣的节目。”

真倒霉，新闻结束了，律师的孩子们怎么也不让把电视机拿走，因为他们想看广告节目。谁也没有办法说服他们。

可怜的日普只好以极不舒服的姿势忍受着这些节目。他避开了从管中冒出的牙膏，却掉进了盛满肥皂沫的盒子里。烟草的烟雾钻进了他的眼睛和鼻孔里，

呛得他直流眼泪和不断地咳嗽。一种特别的颜料在他的毛衣上画出了很别致的条纹，吓得埃玛姨妈叫了起来，弗利普却无情地嘲笑他。一支新型的圆珠笔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了两撇儿山羊胡子。他本想抢一块奶酪充饥，由于他的动作不够敏捷，结果却抓了满手粘糊糊的治风湿病用的药膏。

在简短的广告节目之后，就象普罗斯贝里律师答应的那样，终于把他的电视机搬到了班达家里，他嘴里还喃喃低语：“现在欧洲电视联播在放映拳击比赛。你知道，这是我最爱看的节目。”

在电视机里，日普正用手帕擦拭他与广告进行搏斗时，在他身上留下的失败痕迹。新来的电视机放在这架电视机的对面。为了使日普落下时不致于摔出许多小鼓包儿，埃玛姨妈把家里床前所有的小地毯，都一块一块地铺在地上。

试验开始了。

“注意！”班达先生说：“我一发信号，你们就把两架电视机关掉，但是请你们注意：一定要在同一时刻！”然后，他转向儿子说：“日普，你要全力盯住律师的电视机。”

日普听从了。他立刻又重新感到他掉进电视机时的那种奇怪的痒痒。瞧，他像刚发射的火箭那样摇晃起来啦，他从荧光屏里窜出来，以超音速度飞越房间。

不幸的是，班达先生被这一场面迷惑住了，忘记了发信号，日普便像一支箭似的落进了律师的电视机里，并且消失了……



“日普！日普！你在哪里？日普，你听见我们叫你吗？”

在两架电视机的荧光屏上，英国的拳击运动员和意大利的拳击运动员正在拚命对击，没有日普的一点踪影。

“快看看第二套节目！”

在第二套节目里，班达的电视机里没有日普的影子，普罗斯贝里的电视机里同样也没有日普的影子。

“现在该怎么办呢？”

这时候，大门口响起了铃声，一个电工兴高采烈地走了进来。

“是你们叫我来的吗？有什么事需要我为你们效劳？”

电工总是姗姗来迟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

二 一个吃人的病例？

斯德哥尔摩的伦德基斯特诊疗所主任伦德基斯特教授，正在用一种最新发明的仪器给病人检查身体。这个病人名叫斯科格伦德，是个木材商人。他怀疑自己患有胃溃疡。伦德基斯特使用的仪器，主要是一根细细的管子，准备把它插入斯科格伦德先生的食道里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，因为教授们能够把任何一个东西塞进你的食道，包括一匙蓖麻油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这根管子的一端，装着一个比大头针稍大一点的微型电视摄象机；管子里穿着电线，管子的另一端，电线直接连在一架电视机上。这架新医疗仪器的奥妙就在这里。

荧光屏亮了。

“一切都准备好了吗？”伦德基斯特教授问他的助手和两个女护士。

“是的。”三人用悦耳动听的瑞典语异口同声地回答。

斯科格伦德先生也说了声“是的”。其实这是多余的话，因为在手术台上，病人的意见是不必考虑的。

“开始！”伦德基斯特教授说。他把管子伸进木材商的喉咙里，在几个电钮上，这儿按一下，那儿按一下。他强忍住了一个将要打出的喷嚏，虽然这与操作程序没有关系，但教授仍然要这样做。电视上立刻出现了斯科格伦德先生胃的内壁，也放大了不知多少倍。

“啊！”两个女护士惊叫了起来。（当然她们是用瑞典语喊的，但她们也完全可以用意大利语和中国话喊出“啊”来，因为“啊”这个词是世界通用的。）

“斯科格伦德先生，请放心，你甚至可以考虑你的白杨树和白桦树的价格，考虑你要缴纳的捐税。用如同大头针大小的电视摄像机对你的胃的探察，不会超过十分钟。现在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已经进入你的可尊敬的消化实验室了。小姐，请把电视屏的发光度加大一些，因为斯科格伦德先生的体内不够明亮。行，这样很好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。

四双眼睛注视着荧光屏，八双眼皮以同一节拍眨动。

“天哪！这是什么？”助手说。

“啊！”两个女护士又惊叫了一声。

伦德基斯特教授爆发出可怕的叫喊声：“这一定是吃人啦！”

此时，荧光屏上，外号叫日普的让·皮埃尔·班